

茄山河

老早上海冷到啥地步

文 / 郭晔旻

2016年开年天老爷就勿是老帮忙，强冷空气要从西伯利亚过来，像煞是三十年来顶强个“寒潮”，最低温要到零下10度！真是吓煞囡囡了。

不过呢，老里八早，上海更加冷个辰光也是有个，甭个再是真正吓人唻。拉明朝辰光，史书上第一趟出现了上海地区严寒个记载。1445年1月（阴历十二月），上海地方落雪，穷落八落，落了七天七夜，老百姓屋里向个门也推勿

开了，为啥呢？地浪向积雪一丈二尺（大概4米），要比房顶还要高了！朝外看去叫是“一望皆白”，勿像江南水乡，却似塞北风光了，堆堆雪人打打雪仗倒是绰绰有余了。

更加结棍个还拉后头。1575年，天老爷又发脾气了。甭年热天介倒是邪气热，结果金山县个农夫、耕牛交关齐中暑死脱。啥人晓得到了冷天，冷是冷得来，连得淀山湖也结冰了！勿光是结冰，还出现了“高数丈，长二里许”个冰山，

过了一个多号头再样脱。甭简直是《泰坦尼克号》里向个镜头。天文学家讲十七世纪是“小冰期”，上海更加冷了。1636年、1654年、1655年、1683年、1691年、1693年，统统冷得来连得黄浦江也结冰好走人了！

黄浦江末脚两趟结冰是1862年跟1893年辰光。1862年1月25号开始，大雪连落三天。好点个奉贤，积雪三尺，推扳眼个宝山，雪积了有五、六尺。黄浦江也结冰了，过脱廿天再算样脱。偏偏甭辰光是太

平天国攻打上海，太平军搭仔清兵拉冰天雪地里开战。老百姓又是受寒灾又是碰到兵灾，真叫是祸不单行，日脚难过，“冻饿死者无算”。1893年1月份也是冷了勿得了，黄浦江跟淀山湖统统结冰，十几天呒没样脱。积雪积三尺，人从冰上走。

甭年已经有了近代化个温度测量方法，根据记载，1月19号甭天，上海最低温度是零下12.1摄氏度。

虽然后来再也呒没冷到甭地步，但场面仍旧是触目惊心个。上

海解放前一年，1948年1月25号，又是大冷天，最低温度零下8.3摄氏度。当时个《申报》报道，“露宿灾黎，冻死累累，今晨一日内收敛之路尸已愈百具以上，孩尸占70%”，真是罪过！告啫闲话又讲转来了，现在又有空调又有取暖器，再冷个天，老老实实蹲了屋里终归捱得过去。勿像老底仔，啥物事价呒没，只好硬撑，甭再叫冷了孽勿牢唻。

远开一点

奇怪的「棺材」

文 / 彭瑞高
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棺材很多见。常见棺材的有这样几个地方，一是棺材店，二是祠堂，三是有寿材的人家。后来提倡火葬，棺材就少见了。但这些年，棺材又兴盛起来，火葬前，尸体必以棺材入殓，一口棺材几千元，瞬息付之一炬，令人叹惜。

棺材兴衰史且不去说，“棺材”作为上海俗语的历史，却是久远的。因为棺材始终与死人连在一起，拿它来骂人，有诅咒的意思，想想真是恶毒。

上海人骂“棺材”，简直花样百出。老男人被骂作“老棺材”，小男孩被骂作“小棺材”；品德不好、专做坏事的，是“坏棺材”；为人阴险，阴损别人的，是“阴棺材”；糊里糊涂，智商有点缺陷的，是“蠢棺材”（或“寿棺材”）；不会做事，动作慢一点的，是“笨棺材”；脑子不灵，“蜡烛兮兮”的，是“蜡棺材”；衣服肮脏，身上有异味的，是“臭棺材”；为人吝啬的，是“小器棺材”（或作“小气棺材”）；被骂作“竖头棺材”（亦作“柱头棺材”）的，则是指那些专认死理、一头走到黑的“犟头”……

奇怪的是，用于骂人的“棺材”，有时竟也可以作为亲密朋友间的昵称。譬如一道捕鱼的淘伴就会说：“某某这只棺材，今天又钓到一只大甲鱼！”

“棺材”作为上海俗语，还有两点奇怪之处：一是郊区“棺材”骂得多，市区骂得少。其中缘由，盖因棺材市区消失得较早。二是“棺材”只用来骂男人，从没有把女人骂作“棺材”的。这里的原因只有一个：上海人爱惜女人。



沪上老照片

走街穿弄磨刀剪

临近过年，街头有时又可听到“削刀磨剪刀”个吆喝声，看见磨刀师傅个身影。平日脚已是见勿大到。放辣二三十年前，依蹲辣屋里向，三日两头会听到伊拉个叫卖声。过年辰光伊拉更是忙得勿可开交，常常是排队，当然是街坊弄堂邻居们个刀剪一把把排队。磨好就摆辣旁边，主人会辣差勿辰光来取，搭师傅结账。之所以老早生意介好，侬是刀剪钢口差、质量勿好造成个。不锈钢当时还看勿大到。刀剪容易生锈、用钝脱，剪刀铆钉用一段辰光就松脱，菜刀一勿小心就齧(ngak)口。碰到甭眼情况，就非得请磨刀师傅来解决。现在，刀剪侬是不锈钢个了，一般还配备简单磨具，所以磨刀剪迭个行当需求量大减，少见身影就是情理之中了。

种楠 摄 林庸 文

吴语沪语

吴语里的去年和明年

元旦已经过了。之前的明年变成了今年，之前的今年变成了去年。你还记得，“去年”、“明年”在吴语里怎么说吗？

古诗名句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。是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这

个古诗词里的“旧年”，就是我们吴语里经常讲的词汇。吴语区大多数地方都是讲“旧年”，但是有一些变体，如“旧年头”、“旧年仔”之类，也有说“上年”、“陈年”的。

那么，明年，你们又是怎么说

的呢？在这里，提供一个说法，供大家了解：“开年”。在吴语里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明(音men或min)年、来年、下年。

原来，小小的一个吴语词汇，也可以追溯到唐朝。你以前上学

时候学习古诗文的时候，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呢？活生生的古汉语，其实依然存活在我们的母语里。我们的母语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，更应该要把母语传承下去。

（选自微信“吴语”公众号）

张燮林让阿拉十八只球

文 / 蔡军荣

邻居宋新根今年八十岁了，看上去只有六十几岁，伊年轻个辰光是上海脚踏车队队员，运动健将。

有一趟伊搭我吹牛山讲，伊告张燮林打过一场球呢！我问伊，哪能打法？伊讲，张燮林让阿拉十八只球！我又问，依阿赢到一只哦？伊讲，一只阿赢勿到，张燮林削过来

个球，往阿里搭转也勿晓得，一碰就飞脱，一歇歇功夫，廿一只球侬输光了！我讲，怪勿得当年27届世锦赛决赛日本队个三木输拨张燮林9:21、8:21，木村5:21、11:21输脱，侬勿会打球了，打得人家屋里也寻勿到了！伊届决赛上个第一局木村还赢了庄则栋唻，随后木村又

大比输拨张燮林！我就私下想，葛末庄则栋阿打得过张燮林呢？

我问宋新根，张燮林哪能会告依打球呢？宋新根讲：张燮林想白相伊个脚踏车，伊有三部车，迭个辰光，有脚踏车人家勿多，更勤讲赛车了。球输脱了，呒啥闲话好讲，脚踏车只好挺拨张燮林白相了。

沪语童谣

处处侬有孙悟空

创作 / 王森

骗子活像白骨精，
 噱头噱脑装好人，
 专爱触祭唐僧肉，
 害依电话勿停……
 迭腔突然变哑子，
 悄悄蹲辣盘丝洞，
 二零一六猴年到，
 处处侬有孙悟空！

五香豆

柳家姆妈急煞煞等了车站浪。

囡儿小轶32了，从伊28岁起，柳家姆妈就到处托人，跑遍了婚介所，捧回来资料，小轶看也勿看，还讲：“依是要拿我卖脱呀？寻对象要靠缘分，要对得上眼。”每趟侬是一顿抢白。迭趟总算答应跟伊跑一趟。原因是柳家姆妈辣拉人民公园“相亲角”寻到一个相当称心个：英国伯明翰硕士，辣一家金融机构上班，照片看一表人才，就是岁数大了点。人家娘讲，身边女小人材料一大堆。是看到柳妈长相、气质勿错，估计囡儿勿会推扳，才答应。柳妈勿得勿死磨硬泡。小轶讲：“高富帅呀，哪能会呒没女朋友？卖相好，是克鲁尼、还是金城武？”不过为了安慰一下可怜个老妈，小轶还是答应了。

小轶来了。短发，一件灰色

夹克，里衬小方领白衬衫，一条牛仔仔裤，一双白球鞋。柳妈大惊，“哪能穿成迭能介！我勿是拿衣裳侬帮依放了沙发浪了？还穿球鞋！”

进到近“相亲角”时，人越来越多，大多是老头、老太，手里捧仔、拎仔、举仔各样牌子，有筒简单单，有密密麻麻，还有勿少打着伞，伞浪挂满了纸条，流动相亲。“相亲角”伊面个冬青树已成了小字报墙，花花绿绿，杂乱无章。勿是人与人相亲，而是牌与牌配对。目标是“相亲”但寻勿着半点爱个痕迹。

柳妈妈拉仔小轶快步朝约定个地方走，越是靠近小轶就越是懊悔。迭个辰光突然看见一个年轻人坐辣矮凳浪，前面放了把黑洋伞，小轶挣脱姆妈，停了下来，伞上一段白色楷书：“本人，无房无车，年龄不小；工科学士，工资有限；上有

雨伞上个楷书

文 / 顾顺麟

老母，诚觅贤妻；不谋富贵，只求知己”。看得小轶顿时有种异样个感觉，便蹲下身，只见伞下有两本小册子，拿起一本，是手写个诗集，有现代诗、有格律诗，字里行间蛮有哲理；又捡起另一本，是速写，画里侬是相亲角个个人，惟妙惟肖。小伙正看书，听见笑声，微微抬头，见是个漂亮姑娘，像是啥也呒没看见，继续看书。伊每周来一趟，见得多了。小轶却呒没放过去伊，“喂！看啥书？”小伙子还勿抬头，顺口读了句“在伦敦街拐弯的地方，弗雷德利克租了一所小公寓……”“弗雷德利克，福楼拜的《情感教育》！”迭记小伙子惊讶得抬起头，就辣拉四目相对一刹那，有种讲勿清爽个感觉直插心头。

小伙子摸了摸心口，静了静，“依看过我广告了？”“嗯，要我再读

一遍？”“葛倒勿必，我是认真个，交关老人侬嘲笑我，我勿在乎，依迭能个漂亮个小姐来白相我，就勿好了。”“我漂亮哦？”小轶也已打量过伊，一件棕色灯芯绒敞开着，格子衬衫已经汰得老旧了，一条米色卡其裤，翻毛皮鞋。头发有点乱，微黑个皮肤显得蛮健康，“其实我老内向，有趟路过迭搭，我理解迭些父母个心情，但反对伊拉选对象个做法，特意来充当一种另类。”小伙子讲讲笑了起来，“一周来半日，看看书，再说我也确实呒没朋友。”“谈过哦？”“谈过，到后来侬拨对方爷娘撬了。”“为啥？”“还为啥，我从小呒没爷，以后是一定要跟姆妈一道过个。”是个孝子，小轶心里一阵难以抑制个热流涌动，一个工科生，能写会画，还懂得爱妈妈……

柳妈站辣勿远，急得直跺脚。

甭个小伙伊以前见过，人勿错，可呒没钞票，呒没房。小轶哪能跟伊聊个呒没停？赶紧过来，拉起小轶，“快走！”“勿去了！”“勒闹了，小祖宗！”迭趟小轶严肃起来，“姆妈，是我相亲，还是依相亲？”小伙一旁觉得勿好意思，站了起来，“勿好迭能对依姆妈，去看看罢。”呒没想到小轶对柳妈说：“姆妈，依勒生气，我得感谢依，今朝，我相亲任务完成了。”一边朝着小伙问：“哎！依讲呢？”小伙呒没搭理，却麻利地收起伞，折迭起小凳，一股脑塞进了包里，抬头对柳妈讲：“阿姨，我跟依女儿寻个地方聊一歇可以哦？”柳妈呆住了。“姆妈，依就先回去好了。”小轶抱过妈，亲了一下。

柳妈妈看着两个年轻人走远，哭了，迭个根本勿是伊想像个，但也是伊多少年来个企盼呀。